

# 七日情妇

## 楔子

六月——山色苍翠，大地铺着一层悲翠般的绿，风的手指撩拨着芦苇的键，树叶挂着欲滴的绿油，浮在水面上的花朵和翩翩飞舞的彩蝶，让这山林漾着花样的芬香和云样的情意。

这是个适合恋爱和结婚的季节。山城上的一间小教堂，正在举行一场婚礼。

管风琴的音浪从靠西的窗口流溢出来，在耶稣的十字架前，一对新人正在接受牧师的福证，阳光从天窗射入，映照在两位新人的身上，穿着白的新娘，她那美好的身段，浴在夏日阳光下，带着一种神秘的风采，深深地吸引众人的目光。

“李霖先生，你愿意娶白梦蝶小姐为妻吗？”牧师问道。

新郎深情地看着身旁美丽的新娘。新娘抬起了头，以同样的深情回视。他们的眼中闪着对未来的憧憬。天上的白云仿佛停止流动，风也静止了……

就在这一刻，教堂的大门被推开，一个穿着水蓝色洋装的少女闯入，她这个举动令教堂里的人纷纷将目光移向门口。

梦蝶透过婚纱，看出站在门口的是她的好友诗婵，她记得自己和李霖宣布婚讯的那一天起，诗婵就很奇怪。今天，她是来祝福她的吗？但她的眼神……

诗婵以冰冷的眼神看着梦蝶，然后移到李霖的身上，看到李霖心虚的别过脸，她立即向教坛前的新人喊道：“李霖，你不能娶她，因为我怀了你的孩子。”她的声音在教堂内回荡着，并引起宾客间的窃窃私语。

梦蝶感到一阵昏眩，内心因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而震荡，她掀开了白色的头纱，颤抖地对李霖问道：“她说的是真的吗？”诗婵是她的朋友，他们曾做出背叛她的事吗？她应该信任李霖的，但诗婵的指挥又是怎么回事？李霖迟疑着，不知如何回答，他为难地看着他面前的两个女人。他所种爱的是梦蝶，但他不知道酒醉的那一夜，自己的诗婵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

现在他该怎么做？李霖并没有时间多做考虑。因为，诗婵再次向他喊道：“我现在就要去拿掉这个不受欢迎的小孩，你决定要不要他！”她不要李霖娶梦蝶，这场婚礼的新娘应该是她！她要是得到李霖，谁都不能夺走他。

水蓝色的身影立即消失在众人讶异的目光中，这时教堂静谧得仿佛连一根针落下都听得见。

“原谅我。”李霖的眼光是深沉，而又哀伤的，他知道自己不能坐视诗婵拿掉孩子。

他对不起梦蝶，但他可以改日再向她解释。

看着李霖离去的背影，梦蝶的表情一片木然，让人看不出她内心的想法。

“姐姐。”这时，失明的水芸撑着拐杖，走向前想安慰姐姐。

“我们走！”梦蝶牵着妹妹的手，神色平静的走出教堂。

群山仿佛都隐藏在郁深的幕帏里，静静的，冷冷的绿着。

一轮诡谲的月从东方树梢慢慢升起，月的银辉爬入了窗台。

梦蝶看着镜中的自己，缓缓地拿起闪着银光的刀子，回想起和李霖在

一起那段甜蜜的日子，她的唇旁不自觉漾起一抹温柔、迷人的笑。

窗外幽冷的星光，让她记起那个该忘了的神话——

那是个多星的夜，他们一起到海边，在一片黑色的浪潮声中，他对她说：“如果你是海上的浪花，我愿是那岸上的崖石；如果你是天上的月，我愿是伴在月边的寒星；如果你是山上的树，我愿是缠着树的枯藤；如果你是天上的云，我就是那追逐云的风；如果你是那翩翩起舞的彩舞，我愿是等待蝶儿的花朵。梦蝶，让我用满满的爱意包含你的生命，让我用火样的热情来温暖你，使你永远活跃在春天里！”他的吻印在她的额上，烙印在她心底深处。

那场美丽的相遇曾是她生命中最浪漫的梦，而今她才知道她拥有的都是谎言，过往的甜言蜜语都是虚假。他留给她的只有背叛，她该将一切抛开，将回忆结束。

她的眼神像夜空星辰般闪烁寂寞的光芒，而她的心已如空绝的荒谷、荒凉的废墟。

原本他用热情让她飞翔在一个开满缤纷花朵的园中，而今爱情却狠狠地撕裂她的翅膀。

她是只能再飞舞的蝴蝶，满园的花朵都已枯萎，蝴蝶也该就此消失。

霎时，银色的刀子划过雪白的手腕，鲜红的血滴到地板上，她感到一种解脱，所有的忧伤都即将远离她……

天空下起雨来，簌簌落在地上。带着寒意的风，钻过玻璃窗的缝隙，发出悲鸣。

灯在风中晃动着，室内变得隐隐绰绰，她的灵魂像是飘浮在云层中，柔软的云海沉淀了她的忧伤，但那云端上的冷冽，云端上的寒恻，云端上的孤独，却又紧紧地包围住她，仿佛有一个无形的牢笼，囚禁住她。

“叩！叩！”水芸在外头敲着门。“姐姐……”姐姐将自己锁在浴室里已经好一会儿了，她好担心。

妹妹的喊叫声，让梦蝶恢复了些许神智。

她仿佛听见了儿时和妹妹在小溪流中，清脆、喜悦的笑声，在她们回家的小路上，落满了小花，她的手紧紧地牵着妹妹。

不！她不能这么做！水芸是她在这世上最放不下的牵挂，如果自己走了，她该如何活下去呢？梦蝶倒抽口气，握住流血的手腕，然后虚弱地走出浴室，映入眼帘的是妹妹忧心的表情。

“姐姐，我好怕……你会留下我一个人。”哽咽的声音在室内蔓延开来，沉淀着深深的悲伤。

“不会的。”她心疼地搂着妹妹的双肩，眼泪滑下脸庞。

她竟因爱情而忘了当初父母去世时，自己立下的誓愿——她要照顾、保护她的妹妹。

今生她将不再相信爱情。有过一次痛彻心扉的爱情，对她而言，已经够了。

天上的乌云散去，月光照着地上凝结的血，发出冷冷的幽光。

## 第一章

三年后

阒黑的夜里，群星失去了踪影，只有一轮明月绽放阴侧的光芒。

一个黑色的身影倏地穿梭过静谧的街道，一只夜猫跳上了屋顶，伴随而来的是一阵阴森的叫声。夜，在宁静中带着紧张的氛围。

梦蝶感觉到来自胸前烧灼的痛楚，但她身后的急促脚步声，仍催促着她加快步伐。

倏地，她撞上了一面坚硬的墙。

她抚摸着发疼的鼻子抬起了头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双深不可测的炯然双眸，晶亮的眸子正锐利地看着她，那对黑眸带着一抹狂野的阴侧光芒，正肆无忌惮地凝看着她。

他的发丝因夜风而散乱，辉映着他眼神中强悍的芒光，一袭黑色的皮衣包裹着昂藏的强健体魄，如刀斧凿的赐毅五官，尊贵又带着几分粗犷。迎上他闪着星芒的眼睛，梦蝶不由自主地别过了头。

宋天豪饶富兴味地看着面前的女人，她像是月光下一朵幽蓝地玫瑰，又像是银漾月色中一朵冷艳的花朵，长而浓密的睫毛下是一双明亮动人的翦水秋眸，丰满而性感的唇瓣微微地抿着，垂在她胸前的青丝成了撩人的黑浪，冷艳的脸庞带着几许吉普赛的风味。

他不是他见过最美、最艳的女人，但……这时，街道内响起了声音，让他停止打量的目光。

“追！她可能就在前头。”纷遑的脚步声，伴随着人声在街道内传来。

当下，她心底只有一个念头-绝不能被他们捉到！不理睬他诧异的目光，她诱人的唇瓣迅即吻住他。

宋天豪先是愣住，后也化被动为主动，双手搂住怀内纤细的人儿。她身上有股诱人的馨香迷惑住他。

月色下，他高大的身影紧贴住怀前的娇躯，他的手环在她脑后，加深彼此的吻。这时梦蝶微微退缩，但他不容许怀内的她逃脱，灵活的舌探入她的唇内，轻柔地、挑逗地吸吮……

“老大，那边有人在接吻耶！”

“别看了！快找人！找不到白梦蝶的话，我们怎么向马老大交代？你们往那头追，其余的人跟我来。”他们迅速分散在街道的两头。

脚步声渐行渐远，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开胸前的人儿。她，叫白梦蝶？人如其名，很久没有女人这么地挑起他的兴趣。

梦蝶在他宽阔的胸膛中，仿佛遗忘了缠绕在她心头的阴影，直到他的唇下移，轻啮她的颈项。瞬间，一道白光闪进她脑海里，猛然的，她推开他，仿佛他的唇上沾染着霜。

她举起手用力地擦拭着双唇。

宋天豪以带着趣意的黑眸看着她，她的眼眸冰冷得不带一丝感情，清艳的脸庞让人移不开目光，她让他联想到开在雪地上的一朵孤寒带刺的红色花朵；而她开口说出的第一句话，令他挑起了一双剑眉。

“你并没有损失。”虽然是她主动吻他，但他也占了她的便宜。还没有男人能够那样肆无忌惮地吻她。

没有损失？他的手指抹着自己的唇瓣，感到自己的男性自尊被挑起，

侵略的双眸猎光莹然。第一次有女人在“强吻”他后还如此的骄傲。白梦蝶，他想将这只冷艳的蝴蝶纳入羽翼下。他一向对身旁美丽的蝴蝶没有兴趣，但她“严重地”挑起他的兴趣；她胸前的那片殷红吸引了他的目光。

“你受伤了。”他关心地说，那群追她的人是造成她受伤的原因吗？

“别管我？”对于他的好意，梦蝶并不领情。她扶着墙慢慢地往前走，她必须回家，否则水芸会担心的，伪装坚强的身影摇晃着，在她倒下的那一刻，宋天豪及时扶住她。

月色下，他凝视着她褪去血色的脸，而那深锁的眉头仿佛蕴藏无数心事。她对人的防卫心都这么强烈，还是她对男人没有好感？如果是这一点，他会改变她的看法。

他温柔地凝视着她，眼里燃烧着狂放的火焰。

夜空里的星星开始亮起，闪烁的光芒让天空明净了起来。

天豪将受伤的梦蝶带回他位于市区暂时的住处。以他的身份，如果将她送进医院的话恐怕会引起麻烦，但他也不可能弃她而去，唯一的方法就是为她处理枪伤。在将车子停妥后，他将她抱出。

她真轻！

望着怀中苍白的人儿，天豪不由加快了脚步，走进大楼内。

“当。”

电梯门开启，他抱着怀中娇弱的人儿走入。不久，电梯停在十五楼，他抱着她走进门内。

这是一间设备齐全的套房，宽敞、舒适，铺着蓝色的地毯，有同色系的窗帘和床罩，宽大的落地窗可以俯瞰夜景。

天豪轻轻地将他怀里娇弱的人儿放在白色的床铺上，他必须尽速为她处理枪伤。

他拿起了刀刃，缌地割开染血的黑色上衣，映入眼瞳的是她胸口上的狰狞伤口，他必须先也将子弹取出，再处理伤口。

他倒了酒，酒液一接触到她的伤口，强烈的刺痛感立刻让梦蝶清醒过来。

“你……”他们只是在黑夜中相逢的陌生人，他想做什么？

“别动，我正替你取出子弹，你忍着点，一会儿就好。”她的痛楚是治疗过程中必要的，否则他不愿见她有一丝一毫的痛苦。

他将酒瓶递给她，示意她喝几口以缓和痛楚。

梦蝶接过酒，喝下几口后说道：“开始吧！”

天豪将清毒过的刀子靠近她的伤口，慢慢地将刀子探进她的胸口，在这过程中，梦蝶紧咬着下唇，汗滴渗出她的额头。

在将子弹取出后，她也晕眩了过去。

天豪俯看着昏睡中的人儿，是她身上的那股傲气，让他在为她取出子弹的过程中那么沉着吗？这个迷般的女子，愈来愈让他好奇了。他拿起热毛巾轻拭她胸口上的污血，白皙的肌肤渐渐浮现。

他炙热的眼眸注视着因喝下酒而酡红的脸庞，修长的手指移上她温润的红唇。

慢慢地，灼亮的眼眸漾上欲望的氤氲火花，而腹部上涌的灼热感令他倏地将手伸回。

他回避着那张令他心动的容颜，强自压抑下内心的悸动为她清洗伤口。

映入他眼帘的是完美的胸部线条。他感觉自己的自制力正一点一滴地丧失。从没有女人对他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。

他压抑下因她而燃起的情欲，开始拿起纱布为她包扎，每一次的碰触都令他阖黑的眼眸更加深沉。

一定是他这段时间忙于“黑鹰盟”内的事，为了那一场海外的军火交易，他身边已经太久没有女伴了，而女人只有在床上才对他有意义。这冷艳的蝶儿，愿意停伫在他的身边吗？还没有女人，令他有这种渴望的感觉！

“热……”床上的人儿低声，不安地躁动着。

他知道是她体内的酒精发作，修长的手指抚开她额上汗湿的发，继而在她如玉般的耳边细语安慰，似情人絮语。

在他磁性的声音中，梦蝶沉沉睡去，跌进一个没有伤痛的梦境。

凝视她合上的眼睑，他轻轻地在她粉嫩的额头印上一吻后，才走到衣橱，拿出薄被放在沙发上。他燃起烟走到窗口，看着窗外的夜色，他知道他一向傲人的自制力已经渐渐流失；而他不想伤害这个受伤中的女人。

天豪辗转难眠，不断地注意床上人儿的状况。

午夜，他走到床边，看着她脸上的红潮并未退去，不禁微微蹙起眉头，他的手立即抚上她的额头。

好烫！他皱起眉头，然后起身去端盆冷水过来，再将毛巾细心地放在她的额头上。

他看着她瑰红的唇，宽大的手掌不自觉地抚上她的脸、颈项，直到她缠着白纱布的胸前。

他的眼眸闪着欲望火光，腹部的紧崩感向上窜升，就在这时，她纤白柔嫩的手握住他。

“霖……霖……”梦蝶魔语着，潜藏在她记忆底下的往事，在她无意识的状态下浮现。

她在喊谁的名字？他不自觉地握起她的手，放在唇边轻吻，在他的抚触下，梦蝶逐渐恢复平静，而后沉沉睡去。空气中一种令她心安的淡淡烟味，侵袭入她的梦境-梦中，她穿着一袭白纱，将自己的手放入一双宽大的手掌中……

天豪注视着娇艳的容颜，轻轻地将嘴唇放在她的唇上。

东方曙光乍现，低垂的窗幔辉映着绚丽的晨霞，渐渐地转为水蓝色。

梦蝶从梦中醒来，眨着双眼，她几乎忘了身在何处。蓦地，她注视着房内，也回想起昨夜的一切。

她的上半身只缠绕着纱布？！他不是个君子！男人都是一样的，但内心的另一个声音却告诉她；他，救了她。

抑下内心复杂的思绪，她走到他的衣橱拿出一件衬衫套上，而后朝门边走去，这时她突然回首，有些留恋地看着那个躺在沙发上的男人。

昨夜，他睡在和他身材不相称的沙发上，一定很不舒服吧？

她从不亏欠人的，但她欠他一份人情。梦蝶走上前，在他的唇上印上一吻，算是答谢他在昨夜救了她。

宋天豪听到门合上的声音后，睁开了双眼，回味着留在唇上的馨香，他们会再相逢的，而他……要的不只是一吻。

他走向窗边注视着亟欲离去的人儿。这房间内隐约还飘着她身上的幽香。

天豪汲取着房内属于她的气息，冷漠的唇角扬起了笑意。

梦蝶回到她和妹妹住在蓼道内的房子。那是间简陋的房屋，门前有个小庭院，院中种着各色花朵，窗台放着几株小雏菊，窗上垂着白底蓝条的窗帘。

她彻夜未归，妹妹一定很担心，只是她没想到马龙会不顾一切要得到她，更没有想到他会向她开枪。此刻，她还感到胸前隐隐作痛，如果不是为了妹妹的眼睛，她不会考虑到酒廊上班。医生前不久还向她说妹妹的眼睛必须尽快开刀，她该如何筹足这一大笔钱？

梦蝶打开大门，走进门内。

趴在桌上睡着的水芸，在听到大门开启的声音时，立刻清醒了过来。是姐姐回来了！

她感觉原本悬浮在半空中的心终于安定了下来。

她摸索着桌旁的拐杖，走到门边将门开启。

“姐姐，你回来了。”

“水芸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”梦蝶扶着妹妹的手说道。

“姐姐，不要紧的，你饿不饿？我去为你准备早餐。”水芸说道。

“不用了。我躺一会儿就好，你别忙了。”梦蝶疲惫地说。

“姐姐，你不舒服，那我今天不要去卖花了，在家陪你。”水芸关心地说。

“我不要紧的，你安心地出门吧！”

“嗯！”水芸顺从的拿起一旁的花篮，走出门。她一向听从姐姐的话。

梦蝶在妹妹走后，躺在床上休息；但萦绕在她脑中的是一双深邃的黑色眸子……

她是怎么了？那男人只是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啊！挥去恼人的影像，她沉沉地睡去。

艳阳下，人来人往的街道上，水芸正在卖花，她一袭白色的衣裳在阳光下更显明亮，白皙的脸颊染着淡淡的红晕，柔顺的长发系着一条长蓝色的丝带，如果不是她手中拿着拐杖，和一双不会转动的眼珠子，几乎没有人会发现她是个瞎子。

此刻，她坐在花栅上将花朵包扎成束，专心的她并未注意周遭的动静。

突然间，一阵男声传入她耳中-

“小姐，如果待会儿有人来找我的话，告诉他，我往那儿跑去了。”江浪急忙地说，没有注意在他眼前的美丽女孩是一个看不见的人。

水芸的唇旁扬着一抹不易察觉的笑，自从她失明后，再也没有人要她“指路”了。

倏地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朝她走来。

“喂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着黑色上衣，留着一头长发的年轻男人？”

“他往那边走了。”水芸随意指了指方向。

在他们走后，她咋了咋舌，心想这还是她第一次欺骗人。

这时，江浪从花丛后走出来，不自觉的被她这一淘气的举动吸引。

她真美！长长的发丝柔顺地披泻在肩上，皮肤又嫩又白，像刚出蕊的花瓣，她的眼睛像湖水般清澄，鼻子秀气而小巧，嘴唇的弧度美好。白衣裙的她，和他平日接触的那些浓妆艳抹的女人截然不同，她像是-空谷幽兰。

“谢谢你。”他朝前向她伸出了手，但水芸只是微笑，并没有将手伸出，那笑容浮现的一瞬间，江浪微微地震撼了，她的笑静静的，文文的，妩媚轻

柔的她，飘然如出岫之云。

她的笑，使他仿佛飘浮在一片绵软的流云里，但良久她都没有将手伸出。江浪的手在她眼前挥动，这才发现她看不见。

“我可以向你买一朵红玫瑰吗？”他突然因她的失明而感到心疼。

“你自己选吗！”她点头，微笑示意。

江浪并没有多做选择，因为那一群人已回过头来找他。

“快跑！”他拿起一朵红玫瑰，拉住她的纤纤玉手，迅速往人群跑去。水芸虽不明所以，但也让他牵着她。

江浪带着水芸一起离开的原因是-他确信后面那一群人在找不到他后，会为难她；而今天他是绝对不会回录音室的，只好委屈她跟他一起“逃亡”了。

他们跑了许久，在确定追逐他们的人不见后，江浪才停下了步伐。

“好痛！”水芸低语，她的手被握得好紧。

“对不起。”江浪发现自己还紧握住她的手腕，他迅速地放开，这才发现在她白皙的肌肤上已起了一圈淡淡的红痕，他内心的怜惜感油然而生。

“这朵红玫瑰送给你，代表我的歉意。”他牵着她的手，将红玫瑰放到她的手里。

“谢谢。”她将花凑近鼻前，闻花的香。今天，算是她失明后的一次小小的“冒险”。

江浪迷失在她动人心弦的笑容中。她，飘然宁静，安详自如，却像个发光体般璀璨，散发着楚楚动人的轻灵光芒。

在一阵静默后，水芸悠悠开口道：“我该回去了，我的花还留在那里。”她应该早点将花卖完，回到家里陪伴姐姐。

他不想让她离开，脑筋迅速地动着，想用法子将眼前的女孩留下来。“我可以帮你卖花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她犹疑着。

“那这么说定了，走吧！”他不容许她拒绝，迅速拉起她的手便往回走。

水芸让他牵着走，一切仿佛都很自然。她内心一个小小的声音提醒她，她该拒绝他的好意，从她失明的那一刻起，就该知道幸福已经远离她了。但今天就让她放纵一次吧！

至少，在她生命里有个小小的回忆也是好的。

他们回到卖花的地方后，江浪即向水芸说道：“你先在这里等我，那边的百货公司聚集了很多人，我去帮你推销花束。”说完，他已拿起花篮跑向对面的街道。

结果不到一刻钟的时间，江浪就替她将花卖完了。

“已经将花卖完了。”江浪的笑灿烂如朝阳。

“真的吗？”她的手触摸空的花篮，里面只有纸钞而没有花束。

“我是推销员，推销的功夫可是一流的哦！”他绝不会告诉他，他是用他的签名帮她销售花束。在她面前，他不想当个知名的歌手，只想做一个平凡人。

“谢谢你，我叫白水芸。”她不习惯向陌生人介绍自己，但他帮了她的忙。

“你可以叫我阿浪。现在，可以用你卖花的钱，请我吃顿午餐吗？”他的手放在腹部上，可怜兮兮地说。

“我不熟悉这里的餐饮，你想吃什么？”通常她都从家中带饭出来。

“跟我来。”很自然的，他拉起了她的手。

在走过一段路后，水芸怯生生地开口道：“阿浪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”

江浪停下了步伐。“你叫我的名字了。”他的眼底有着深深的笑意。

她的脸色绯红，一绺发丝垂在额前，那份羞涩和那份柔弱，使他振动，也使他心跳加速。

走了一路后，水芸听到了儿时熟悉的旋律，还有孩子的天真笑声。

江浪牵着她的手，没有买票就直接走入“梦幻天堂”游乐园里。

这个占地广阔的园地有各种新颖设备的设备，包括高速的云霄飞车、惊队刺激的鬼屋探险、不同造型的碰碰车、可以绕园一周的空中火车、三百六十度的旋转车，还有令人尖叫的海盗船……

江浪环视这园内的一切，这里有他儿时的梦，而“梦幻天堂”就是他所建造的儿时梦想。

“我听到很多孩子的笑声，这里是儿童乐园吧？”她的心似乎跟着欢乐的旋律而开朗不少。

“是的，我先带你去吃饭。然后，我们去玩云霄飞车！”他雀跃地说。

在他们用过餐后，江浪便拉着她的手到云霄飞车的入口处。

“你去就好了，我不行。”水芸退怯地说。

“别担心，有我陪你，如果你害怕的话，我就叫他们停止。”他是这里的老板，自然有权力这么做。

她沉浸在温柔的语调中，没有注意到她话里的语病。

江浪带着她坐上云霄飞车的座椅后，刻意缩小两人的距离，喜欢她身上那股淡淡的幽香，不染纤尘的脸庞更是让他浑然忘我。车子缓缓地开动了，在愈行渐快的速度中，水芸不自觉地靠近他，他的手覆上她小小的手掌，然后紧紧地握住，她的手指在他的掌中微微颤动；而她的脸散布着淡淡的红晕，水芸并没有将手抽回，在他温暖的手掌中，她觉得放心。

两人相近的距离，让他可以闻出她身上所散发的醉人馨香，他觉得自己肌肉崩紧。

她纤长细致的手指已触动他平静的心湖。

车子的速度渐行渐快，水芸感受到自己禁锢的心灵得到了自由，有多久她没有让自己在艳阳上恣意地欢笑了？

短短的几分钟过后，车子停了下来，江浪轻轻地牵着她的手下来。

“谢谢你。”水芸笑着对他说。

江浪定定地注视着她清丽的脸庞，动人的笑漾在他眼里、心湖，渐渐扩散。

“走，跟我去探险。”他拉着她朝令孩童尖叫的鬼屋走去。

水芸的心中开始不安，他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好？内心的不安定感逐渐扩散，然后水芸用力挣开他的手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不解地看她。

“不要对我这么好，我是个瞎子；但我不是个没有感觉的人。”她说出心底的话。

江浪的脸闪着惊喜的表情，原来动的不只是他。

他的黑眸清亮温柔，轻轻地牵起水芸的手，他带她到园内的一棵大树下。从见到她的第一眼起，他就深深地陷入一个巨大的漩涡里。他，第一次感受到心动的感觉。

他的手轻牵起她的，而后缓缓地指开她额上的发，印上深情的吻。

“你愿意接受我吗？水芸。”他希望能走入她的生命，盼望和她分享生命中的喜怒哀乐。

他的声音沉淀在她的心中，在今天之前他们只是两个人，而在和他相遇之前，她已习惯孤独。现在，她却可以感受，她的心扉因他而开户，幽闭的心燃起一小簇的火苗，从她眼睛失明的那一刻起，她曾热切的希望从天堂里飞来青鸟，让她的眼睛再一次能看见蓝色的天空，但一次又一次，从梦里醒来的她，面对的是必须用双手触碰的世界。他，会为她开户另一个世界吗？

轻轻地，水芸点了下头。

江浪凝视着她，感到心底泛起了阵阵的微澜。

蝴蝶在他们身旁翩翩飞舞，白云悠悠地从天上飘过，午后的阳光投下一道迷人的幽影，筛落地阳光似一道开启心灵的钥匙。

梦蝶在朦胧中听到了门铃声，是妹妹吗？水芸不会忘记带钥匙的，那么会是谁在这个时候来拜访她们？

她起身走向外头，缓缓地将木门打开，心想也许只是邮差要投递挂号信，但映入眼帘的却是她没想过会再见面的男人！

李霖！

霎间，往事如潮浪般涌向她，她感到自己的脚步不平衡地向后倾斜，李霖出手扶持她。

“梦蝶。”他低唤。

这一声呼唤那么温柔，温柔得令人心碎。她眼睛一热，在她心底的委屈、愤怒、绝望……都在她心底化为最深切无奈的悲痛，透过朦胧的双眼，他的脸就像浸在一池秋水中，模糊而遥远。

“别碰我！”她已经下定决心要将他遗忘，为什么他又要勾起她的记忆？

李霖的眼神痛楚，声音低哑：“梦蝶，上天终于应了我的祈求，让我找到你。”这三年来他从没有放弃寻找她，只是梦蝶一直都在逃避他，他知道他没有资格再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但他想知道，想知道她过得好吗？她的容貌憔悴，脸上失去当年那嫣红的色泽。

岁月虽然改变了他们的容貌，但往日情怀却永远埋藏在他记忆深处。

“为什么要找我？”他不再是当年那个穿着泛白牛仔裤的李霖，但他眼里的那抹专注仍令她……而她已经不再是当年和他相恋时的白梦蝶，不该再受到他的吸引了。

“因为……我忘不了你。”她出现在他的梦里，出现在每一个令他怀念的时刻，这就是诗婵常跟他发生争吵的原因，诗婵知道他的心不在她身上，维系他们在一起的理由是-孩子。

她眼神复杂地看着李霖。“你知道吗？如果当年你愿意带我走，我会不顾一切的跟你走，但我了解你，你的责任感不会让你这么做。如果我们结婚，是三个人的不幸。所以，我成全了你们。忘了我吗！我不想成为破坏别人婚姻的第三者，我们分手，起码还有一个人幸福。”曾沉沦在爱情魔咒下的她，已经彻彻底底地觉醒，此刻的她，唯一想做的就是逃亡，让自己的心不再沾染任何爱情的色彩，不再让人有机会伤害她。

“梦蝶，原谅我的懦弱、矛盾和畏缩，你难道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”李霖痛楚的眉头锁成了一条线。他不能忘记她，这三年来分离，只是加深他对她的思念。他期盼再一次抚摸她的黑发。

他的眼眸宛如明澈的潭水，让她看见了过往那些醉人的回忆。

“相信我！梦蝶，我不能给你的只有婚姻。”他无法抛下家庭和她远走高飞，和诗婵那错误的一夜，令他必须为自己做过的事承担责任。

梦蝶嘲讽地笑了，她带着悲伤、无奈的眼神审看着李霖。“两个女人不可能共同拥有一个男人，除非那个女人不爱他。”曾经他是她幸福的全部，她差点自杀，因为太爱他，但当他背叛他们的爱时，他们的爱情就已经结束。她的心曾被他洗劫一空，而今他想扰乱她平静已久的心湖吗？

李霖的心底震颤，脸色苍白。“梦蝶，你还爱我吗？”

“这个答案重要吗？”她不想做任何回答，因为那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，曾经有过的爱与诺言，在那一场婚礼中就已经消亡。

她定睛凝视着他，这才发现他的削瘦和孤独。他的眼神热烈中混合着酸楚，乞谅中混合着挣扎。

“别再来找我，我曾被严重地伤害，我这一生将再也不会爱人。”梦蝶走回门内，重重地合上门，也关上两人之间的旧日记忆。

梦蝶在门后合上双眼，双手抱在胸前。答案？在两个女人的战争中，她已经先行退出战场。

## 第二章

稀薄的暮色慢慢地落下来，落在闹市的这一条街上，霓虹灯和七色的广告，开始亮起来，闪着玲珑的光彩，华灯四起的时分，人们的夜生活正展开。一块闪烁七彩光芒的“夜醉”酒厅的招牌，吸引行人的注目，而它门前的楼梯，来往着衣履风流的男人，他们走出酒厅经常是搂着妖娆的女人，酒女身上的香味和酒客的烟味，浓烈地在夜里飘散开来。

梦蝶在身体康复后，为了妹妹的眼睛，仍回到了“夜醉”酒店上班；而宋天豪在手下的调查报告中，知道她在这里。今夜，他来到了这家酒店。

当他知道她在这间酒廊上班时，内心即被不悦的情绪笼罩。此刻的他发现梦蝶几乎是在场每位男人追寻的目标，一袭黑色性感的低胸丝绒礼服贴在她诱人的身段上，一条金色的腰带缠在她的腰上，款款移步间，那波浪般的裙摆更加惹人遐思。但此刻他恨极其他男人看她的目光，从心底窜升的占有欲驱策着他从角落走出去。

天豪走到吧台前，将梦蝶手中的酒杯夺走，沉声说道：“跟我走。”

“还我的酒来。”梦蝶已经露出了醉意，她想藉由酒精来麻醉自己，忘记缠在心中的曩像。

对她不情好意的马龙，今夜也来到了“夜醉”。

马龙一进入酒店，眼神就锁在梦蝶的身上，然后对李领班道：“叫梦蝶过来。”他的眼睛晶红，脸上留着被女人长指甲抓过而留下的青紫伤痕。他的视线投到那因酒醉而脸色酡红的梦蝶身上，那一夜是她激怒了他，他才不得已伤她。今夜，他一定会驯服她的。

“马老大，梦蝶已经醉了，我再为你找另一个女人。”他得罪不起梦蝶，也得罪不起这个黑道上的重要人物。

马龙用眼神示意手下拿出一叠钞票，然后说道：“叫梦蝶过来，喝下这杯酒，桌上的这些钱就是她的。如果她不过来，这家酒店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我可不确定。”他的口吻含着浓厚的威胁意涵，手下也亮出了刀械。

“马老大，您别乱来，我马上去叫梦蝶过来。”李领班急忙跑到另一头去将梦蝶找来。上一次马老大在找不到梦蝶时，拿起枪在酒店内疯狂扫射，酒店才因他们而大大装修一番，现在可别又发生意外才好。

不久，李领班将醉酒的梦蝶带到马老大的桌前。脚步蹒跚的她拿起酒瓶喝了一口后，对马龙啐道：“你还……想再对我……开枪吗？”

“我是来请你喝酒的。”他拉住她的手，让她坐到身旁。

“我……不喝。”她在他的耳旁呵气说道，模样煞是娇媚。

“喝下这一杯酒，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，这一笔钱也是你的。”他拿出一叠千元大钞在她面前晃动，眼神闪露不怀好意的光芒。只要她喝下这一杯酒，今夜，她就是他的人。他要的女人，从没能逃过他的手心。

“真的吗？”妩媚的眼波朦胧地斜睨着他，娇艳红唇不信任地微微嘟起。

“我不会骗你的，只要你喝下这一杯酒，这一叠钱都是你的。”马龙示意手下拿出另一叠千元大钞加上去。

梦蝶因喝下太多的酒而失去判断力，她拿过钱后，毫不犹豫地举杯一仰而尽，没有注意到酒液下沉淀的白色粉末。

“谢谢你了。”她拿着桌上的钱，摇摇晃晃地站起身，正要往门口走去，一个高大的身躯忽然地挡在她的前头，梦蝶抬起了头，眼神迷濛地看着他。

“你是谁？我认得你哦！”她指着天豪说。

天豪意味深长地看着她。“你醉了。”他无限爱怜地说，手指拂着她白玉般的耳垂。

“我没醉，走开！”她伸手想将他推开，却被他一把搂入怀中。

马龙看到这一幕，倏地站起身。“你是混哪一个道上的？”

“黑鹰盟的宋天豪。”他锐利的眼光看着马龙，宽大的手掌更是紧紧搂住怀内的人儿。

马龙并没有轻举妄动，在道上传的消息是-赐接任黑鹰盟的盟主天豪不是好的，况且他已经重组东区的势力。

“这女人是我的。”马龙冷静的宣告。他不可能放过到口的天鹅肉，那杯酒可是为她精心准备的。

“是吗？”他看着怀里的人儿，轻柔地问：“梦蝶，你认识他吗？”

醉眼朦胧的梦蝶看了马龙一眼后，嘟起嘴道：“不认得，我只认得钱。我要回家，走开，你别挡我的路。”她手捶着他的胸膛。

他的手握住她的，露出一抹莞尔的地笑意。这女人似乎不晓得自己身陷险境，他的手指轻抚她的面颊，爱怜地说：“好，我现在就带你回家。”语毕，他即带着梦蝶往门口走去。

马龙身旁的小三不平地说：“老大，要不要我们去给这小子一个教训？”

“别轻举妄动，看看我们的四周。”马龙警告说。

他们的四周被一双双不怀好意的眼神团团围绕住，在灯光下闪动的金属光芒，清楚地宣告对方的优势。马龙怒视着宋天豪离去的背影，他竟抢走他要的女人，这梁子他们结下了！

天豪小心翼翼地将梦蝶安置在前座。

“热……”梦蝶喊着。

他将冷气调到最大。

“还会热吗？”天豪空出一只手，摸着她的额头，温柔地问道：“你的家在哪里？”酒醉的她仿佛褪下身上的刺谓；在他面前的只是个小女人。

天豪将车停靠在路旁，修长手指似情人的抚摸，从她的发上、脸颊、到她的颈项。

梦蝶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反而抓住他的手。

“热……”她无助地低喃，像溺水的人，急于抓住一块浮木。

他内心一阵悸动，重新发动车子，并且加快速度开往位于郊区的别墅。

车窗外，树木向后急速的退开来，然后车子开进一条两旁种满绿荫的私人道路上。

天豪看着握住他手不放的小女人，宠溺地笑了起来。

车子曲折地转了一个弯，而后停在一个大铁门前面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幢造型华丽的别墅，铁门边的镂金大字写着：“欢园”。

天豪按下控制大门的遥控锁后，将车缓缓地开进门内，一阵沁人心扉的花香绕人而来，花园中栽满了茉莉和墙薇，这是幢两层楼的建筑。天豪将车停放在喷水池旁。

他抱着梦蝶下车，忍不住将脸凑近她清柔的发丝，闻那清新的扈子花香，柔细的青丝随着夜风拂向他的脸。

“热……”梦蝶不安地在他的怀里动着，手扯着自己身上的衣服。她体内像燃烧着一把火，有股莫名的燥热感，她柔嫩的手腕环绕上他的脖子，热情的吻印在他厚实性感的唇瓣上。

他不能拒绝她热情！天豪热切地回吻她，似急风暴雨席卷她玉颜上每一寸的柔嫩。

紧贴的身躯，炽缠的唇舌，令两人之间的热度急速攀升……直到梦蝶的手撕扯他的衣服，他才低头看她那过分迷乱的眼神。终于，他低咒出声。

他该怎么帮助她？任她“侵犯”他吗？

他对这一方面的经验有限。

抑下狂烈的情欲，天豪将她抱入屋内。这幢房子经他在法国的好友 Alen 设计过后，展现出异国的情调。地上铺着欧式的地毯，墙上挂着异国的织锦画，家具颇有复古的风味。宋天豪将梦蝶抱上了二楼，走入主卧室。

眼前立即出现大片镀铜的雙人床，地面铺着红色的地毯，床上被一片腥红的帘幕笼罩，连窗帘也是枣红色的。在灯光映照下，整间房间呈现出异国的情调。

Alen 竟将他的房间布置的像苏丹王的后宫，床小几留下了一张纸条。他先将梦蝶抱到床上，而后拿起字条看，上面写着：

老哥：

这间特地为你设计的房间，希望你能够用上，校内盛传是个 Gay，希望有一天，你能用这张床来证明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

PS：心动不如行动，如果你没有合适的人选，我也可以帮你的忙-对象嘛，当然不会是我。

Alen

天豪不禁露出莞尔的笑意，不爱女人？他不自觉地将视线投向床上的梦蝶，看着她晕红的脸庞，仿佛受到蛊惑似地，他坐上床边，伸手抚触她洁

白的脸。

他抚触着她颊旁温润的肌肤，然后移到她瑰红的唇瓣上。

梦蝶睁开了朦胧的眼，唇旁绽放一抹微笑，艳红的唇印上了他的掌心，憩舐他掌中的细纹。她体内窜升的热潮令她神智迷乱，猛地，她将天豪推倒在床上，身子跟着将他压在床上，细柔的手指企图解开胸膛上的扣子。

天豪感觉到欲望的热流本能地自他的腹部上涌，他攫住她菱红的唇，双手探索地抚摸白嫩柔软的肌肤。

梦蝶娇吟连连，挣扎似的扭动，而他的唇移到她柔嫩的颈项间，肆意烙下啮吮的爱良……

当她温滑的小手在他胸膛上抚摸时，他不禁一颤，强烈的酥麻感席卷全身。

这房间让他陷入情欲的氛围，如果再不停止的话，他们即将沉沦。他要她，但不是在她醉酒和被下药的情况下。他要她心甘情愿的，他要她的身体，也要她的心。

思及此，他仓皇地离开她的唇，躺在床的另一侧，以平复欲望。

在他离开她的身体后，梦蝶无助地扯着身上的衣服，手抓着床罩，她恢复了些许的神智。

“这是哪里？”红色的帘幕让她感到昏眩，而在她身体内部燃烧的火焰并未熄灭。

“这是我家，别担心，你可以好好地休息。”说着，他正想从床上起身。

梦蝶却在这时拉住他的手，喃喃说道：“我好难受，我要水。”

天豪赶紧去为她倒杯水来，但等他回来时，却看一幕令他血脉贲张的画面。

她的秀发披散在床上，雪白的肌肤光洁柔滑，身上半褪的衣服露出了雪白的胸，而那如玫瑰朝露的蓓蕾刺激了他的欲望，他可以感到理性的细胞渐渐远离……

他走上前，仿佛受到诱惑似地坐在床边。梦蝶睁开迷濛的双眼，在迷乱的意识下，她以为看到的是她的初恋情人，那曾用热情温暖她生命的男人……

“你回来了，不要再离开我。”一双玉臂环绕上他的颈项，醉人的眼眸凝视着他。

“我不会离开你的。”他是全然的受到了蛊惑，此时的她像个诱人的女妖。他修长的手指划过她的红唇，然后吻上她瑰红的唇。

在他技巧的挑逗与诱引下，她本能地轻启唇瓣迎接他的探索。他的舌探入她的口中，挑出无尽欢愉。

他的唇移到缀着汗珠的鼻尖，轻轻划过覆着浓密睫毛的眼，然后拨开她两鬓的发，直勾勾的凝视着她。

今夜，她会成为他的女人！

他低下头轻啮她的颈项，缓缓地褪下她身上仅余的衣物。

他的手指顺着身上的曲线撩拨着，刻意要让她放松自我，悠游于欢情之境。

梦蝶降服于他的热力下，沉浸在一波波喜悦的感觉中，浑然忘我，她喉咙中轻吐而出的呻吟表露出她的需索，而他点燃的热力和她身上的药效，令她沉浸欲海之中，但在激情中她却叫出了别人的名字-

“霖，别离开我，我好寂寞……好想你。”此时的她卸去平日伪装的面具，在她的内心一直对李霖不能忘情，但现实的无奈又逼迫她忘记。

天豪的手倏地停住，她把他当成了另一个男人？这女人在他的床上，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个男人，他的眼神透出坚决的光芒。

今夜，他要定她了，他要征服她的人和她的心。

他要她忘了缠绕在她心底的男人。今夜，她是属于他的。

他埋首在她柔嫩的颈间，恣意烙下爱痕，一双硕大的掌由她的背部移到胸前，覆上她柔软、玲珑的玉峰。

“霖……”她颤吟。

她的娇吟焚毁他所有的理智！他分开她的腿，坚决地进入她的幽谷，却碰到了意料之外的阻碍。猛然地，他停止了进一步占有的举动，但这突如其来的痛楚已令梦蝶清醒了过来。她讶异地双眼圆睁，随即以手推拒压在身上的男人。

她原以为自己作了一个梦，梦见了霖，但他并不是霖，而是一个月前曾相逢过的陌生人。

“别动！我不会伤害你的。”他没有料到她是处女，那么她喊的那个男人和她是什么关系？天豪并没有再多想，因为梦蝶仍在他身上挣扎着，但这不但没能挣脱开他，反而更加深他的占有。

她握紧了拳头，抵在他的胸膛上。不！这是错误的！她的眼神抗拒着他。

天豪望着身下的她，知道她眼神传送的讯息。

他不容许她的拒绝。一双大手拂开她额上微湿的发，梦蝶以为他要停下，但他没有撤退，也没有进一步的占有。

“信任我！”他在她的脸上布下细密的吻，双手更加热烈的爱抚，他知道他可以带给她满足的。

梦蝶感到刺痛感逐渐消失，但她的身体宛如有把火焰在燃烧，渴望求得一种不知名的满足。

意识到她不再抗拒后，他缓缓地移动了起来，诱哄她加入他的节奏。

红色的帘幕加深了情欲的流动。

她的手紧抓他的臂膀，上面留下了红痕。

他望着身下雪白的肌肤布满细汗和细晕，在确定她被层层涌起的情欲淹没后，他抛开了所有的自制和谨慎，他的身子冲得更深、更快，仿佛要在她身体烙下不灭记忆。

“我是宋天豪，叫我的名字。”他不愿此时她的心中还在想着另一个男人。

梦蝶只是紧咬着下唇，并没有照他的希望做。

“我是谁？”他微微地退出，然后再往前挺入。他需要她，但更需要从她口中听她喊出他的名字。

她不要被征服！梦蝶手环上他的颈项，火热的唇印上他的。

他残余的自昂力瓦解在她的热吻中，体内狂猛的需求爆发而出，他占有她，女性的柔软无一丝空隙地包容住他。

梦蝶娇吟出声，随着他的动作，进入另一个狂野的世界。

他持续地动作，将她带上欢愉的巅峰，他的旋律配合他们悸动的血液，而的舌像野火似地憩过她的颈项上，到她的耳际。

他成了飞翔的鹰，并随着第一个深入的冲刺，将她载往一层比一层更

高的云端，他们一起浮沉、漂流在喜悦之中……

涵烟的月色里，镶嵌在夜色中的灯火，静静地铺展在地平线上轻羽般的云片，悄悄地从午夜的天空飘过。

室内弥漫着激情后的氛围，天豪凝视身下的她，温柔的手开她脸上汗湿的发，他晓得自己在获得最高满足的同时，也带给她快乐，这让他冲出边缘直抵最眩目的天堂。他贪婪、梭巡地注视她，看着她一双闪烁纲冷清光的眸子，他的唇移上她雪白的肩。

“别碰我！”梦蝶推拒着压在她身上的健壮身躯。

今夜发生的事对她并不具特别的意义，从她踏入“夜醉”的那一刻起就知道会有这一天。

从没有女人像她带给他如此深切的满足，她让他以往有过的经验黯然失色，但他直觉的知道，她不是个能让男人掌控的女人，而他一向喜欢挑战。

天豪离开她的身体，翻身躺到床的一侧，任自己的思绪翻腾。他不只想要她的身体，还要她的心。

清晨，阳光透入一方玻璃跃入室内。

他的手缠着飘拂在他胸膛上黑色的细长发丝，她的发丝上有着淡淡的幽香。

缓缓地，他的手指划过她白皙的脸，昨夜是他累坏她？还是她累坏他？

他的唇角扬起了一抹不易察觉的笑。

如果不昨夜的那种情况，他不会发现她是个多么热情的女人。

她会是个好床伴，而女人对男人的意义仅此为止，然而，他内心的另一个声音告诉他：她不会乐意和他维持这种关系。

他该用什么方法将她留在身边？

梦蝶悠然醒转，发现自己正躺在他的胸膛上，她迅速地离开。

“昨夜，谢谢你救了我。”她忆起片段的记忆，知道是自己无意喝下马龙的好一杯酒。

她真是特别的女人！或许他们可以达成协议，他从没那么想要一个女人，内心有股欲望驱策他去掠夺。“留下来，我可以给你需要的金钱，你不需要到酒店上班。”他提议道。

梦蝶轻蔑地看着他。“你的意思是当你的情妇，比当酒女好吗？”男人总是一厢情愿的认为女人需要什么。但她只想当自己，不想成为他从多女人名单中的一个。昨天晚上他们发生的那件事，是一个错误，今后她不会再见到他，而他眼神中的掠夺和侵略，更是他不想面对的。

他抓起她的手，眼审闪着愠怒的火光。“我可以给你足够的金钱医治你妹妹的眼睛。”他已经将她的背景调查的一清二楚，包括她为什么在酒廊上班。

这男人竟私下调查她？！“我可以找其他的男人，不需要你的慷慨。”她语带嘲讽地说。她不甘心成为男人的玩物。

“是吗？”他看着她妍丽的脸庞缓缓说道。“我会让你来求我的。”他没有得不到的女人。

梦蝶冷傲地挣开他的箝制，站起身，穿上昨夜的衣服。

赤裸的背部呈现在他面前，他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本能的反应。欲望是女人对男人最原始的吸引力，只要他得到她，驯服她的傲气，很快地，她对他将不再拒绝。他如此紧信着。

梦蝶在穿上衣服后，绝然离去。

在她走后，天豪从床上起身，走到窗旁，看那翩然离去的蝶影。他相信昨夜是个开始，而不是结束……

江浪将水芸送到家门口，温柔地为她取下安全帽，并且为她顺了顺发丝，然后偷袭的在她颊上印上一吻，水芸的颊上顿时浮上两朵娇羞红云。

经过这段日子的相处，他相信水芸就是他今生寻寻觅觅的唯一，而他不想再当天上飘浮流浪的白云，也不想让自己的生命如起伏的浪涛，他只想让自己的爱停靠，不再寻觅。在水芸的身旁他感到倦极的心得到依归，也许世上没有一见钟情，但连他也没办法解释心中窜升的情愫，也许爱是没有道理的，当它来临时，没有人能抗拒得了。

“水芸，我……”他想告诉水芸自己的真正身份，以改善她的生活，但又怕告诉她真相会失去她。不！！他不愿冒险，因为水芸是他生命最美的期待，她为他孤寂的生命注入一股暖流。

“阿浪，你想告诉我什么？”

“没有。水芸，答应我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不会离开我。”他焦灼地说，仍不敢坦然承认自己的身份。

“好，我答应你，除非……”

“除非什么？”江浪急切地问。

“除非你说谎骗我。”她说，一抹淘气的笑意漾的唇边。

江浪的脸上有股黯然的神色，猝然间，他将水芸紧拥在怀中，如雨点般的吻落在她眼睛上、唇上、面颊上、头发上……

她感到晕眩，男性的胳膊环绕住她的腰，然后他的嘴唇移向她的耳边，声音低哑地说：“我只要你知道-我爱你。”

水芸的唇旁有着很深很深的甜窝，失明不仅夺走她的视力，还曾夺去她对爱情的期待。是他为她打开了一扇窗，让她体验到爱人和被爱的感觉。

梦蝶在屋内等待着，然后，她看见了一脸梦幻的妹妹进入屋内。

“水芸，你到哪去了？”梦蝶语带关心地问道。

“姐，对不起。昨夜，我打好几通电话回家，可是都没人接。”她讷讷地开口。昨夜阿浪带她到海边，倚在他的怀中，她感到生命是如此的美好，在星辰、海上明月盟证下，他吻了她。水芸的唇边漾起幸福的微笑。

“水芸，是江浪带你出去的？”她曾接过他的电话，但是她不晓昨他们的进展这么快，其实她早该发现的，当水芸脸上的笑容愈来愈多、愈来愈开朗时，她就该发现。

“是的，姐姐，我想我……爱上他了。”

“爱！”这个心痛的字，曾倾住她生命的字，让她陷于深渊的字，曾将她的心洗劫一空，而妹妹……

“是的，姐姐，你有没有那种挂念一个人，并且想和他分享生命中悲喜的感觉？在他怀中有如置身天堂，我多么希望和他一起看见闪烁繁星的天空，我希望看见在夜海中闪烁光芒的船帆，多么希望从他深深的眼眸中看见自己。这就是爱情了吗？那我想我是深深、深深地爱上他了。”

她没想到一向内向的妹妹会说出这些热情的话语，可见爱情对女人有多强大的影响力！

“水芸，你知道他的家庭背景、他的职业吗？”爱情会让女人失去理智，她体验过那种感觉，知道它具有毁灭的力量。